



两种生活 一种愿景……

遥远的碧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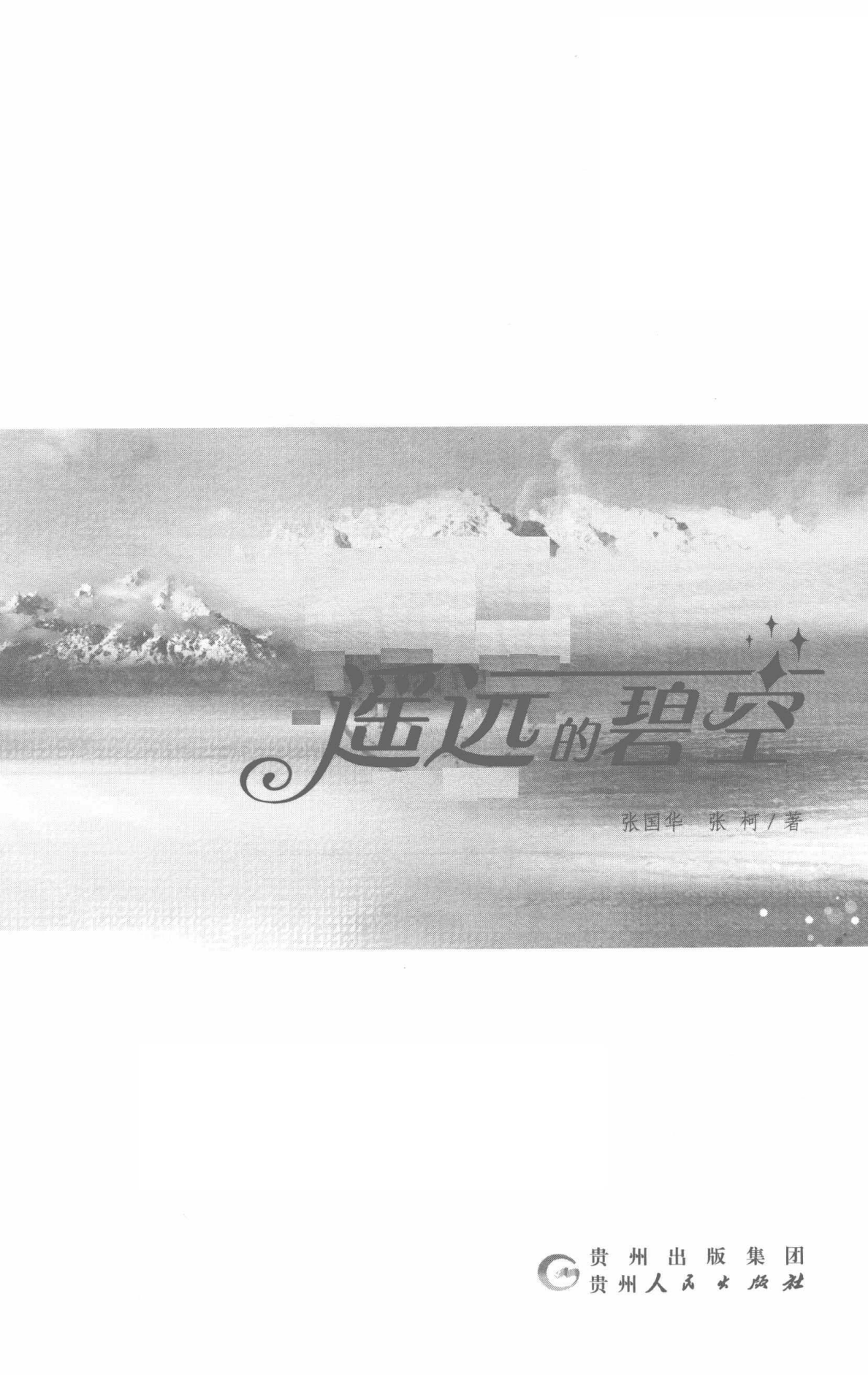
YAO YUAN DE BI KONG

张国华 张柯 / 著



冉冉升起的朝阳把掩映在绿荫中的街道染成了温馨的橘红……完美地体现了人与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你幸福所以我幸福



遥远的碧空

张国华 张柯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碧空 / 张国华, 张柯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1-12960-4

I. ①遥…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4709号

遥远的碧空

张国华 张 柯 / 著

责任编辑: 黄 冰 杨 礼

装帧设计: 陈红昌 陈 晨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 张: 22.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221-12960-4

定 价: 42.00元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1
第三章 / 039
第四章 / 057
第五章 / 077
第六章 / 097
第七章 / 115
第八章 / 141
第九章 / 167
第十章 / 185
第十一章 / 203
第十二章 / 229
第十三章 / 253
第十四章 / 279
第十五章 / 299
第十六章 / 317
第十七章 / 331

—

倒春寒一来，春风就格外刺骨，淅淅沥沥的阴雨挟带着瑟瑟寒风，把天地描抹得晦暗潮湿，苍茫茫一片，让人们倍感压抑。

天海市东郊的照壁山麓，蓊郁苍翠的古老乔木把棚户区笼罩得遮天蔽日，姹紫嫣红的山花依然倔强地开放，顽强地履行着春天使者的职责。山腰上的阳明祠是异人王阳明修行待过的圣界，每棵树木和每片瓦砾都散发着道圣遗风，房开商们一度感叹这座林木森森的颓废园林是建造别墅的理想天堂，却又无奈手中没有尚方宝剑，砍动不了珍稀古木的一枝半叶。以故在房地产开发攻城略地风卷残云的疯狂时代，照壁山依然守身如玉，和热闹繁华的街市咫尺相望，却又幸运地成了喧嚣尘世中的香格里拉。

山麓一座爬满蔷薇的小院里，伫立着一个包扎着阿拉伯人褐色头巾的男子，一双冷漠的眼睛鸟瞰着拥挤不堪的城市攒动的人头。阴霾厚重的天空下，庭院里稀疏飘零的落叶，映衬得他的身影格外神秘。

在迪拜生活了两年的敖廷坚十分衷情阿拉伯装束，可以一览无遗地看世界，而世界却看不清楚自己。

他走进小院的东厢房，屋子里光线暗淡，水管的漏水声滴滴答答，父亲敖跃进拖着左腿的假肢，一瘸一拐地在潮湿的地上来回走动。阴暗的屋子显然不是陈列室，墙壁上却挂贴着一个中年男人在各种场景表情各异的相片。一张尺幅较大的照片上，西装革履的男人满面春风，正和金发碧眼的女洋人握手。

破损的木桌上乱七八糟，琳琅满目地堆满有关江家信的杂志和报刊，一张报纸的头条醒目地写着：著名归国建筑设计师江家信先生被评为年度最佳设计大师……

他的目光停留在这条新闻上，露在头巾外面冷漠的两眼开始燃烧，两束怒火大有把报纸烧成灰烬之势。

敖跃进挪动了一下瘸腿，伸手打开老式的黑白电视，想转移儿子的视线，巧的是电视里正在播放有关江家信的新闻。畜生！他在心里骂了一

句，为什么好人总是遭罪，坏人总是成功？他想关掉电视，让儿子的手势制止了。

荧屏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台下坐满了胸戴小红花的红男绿女，笑容可掬的江家信在掌声中通过红地毯走向领奖台。他向台下的掌声挥手致意，踌躇满志地接过颁奖嘉宾手里金光闪亮的奖杯。

漂亮的女主持激动得有些失态，“女女士们、先生们、朋朋友们，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恭喜江家信先生，恭喜他获得了建筑界享有诺贝尔之称的普立兹克奖……”熠熠闪动的镁光灯下，江家信捧起奖杯，向来宾和记者展示，“谢谢！感谢评委对我的认可，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他很激动。

女主持趁机打断了他的话，“此时此刻，你幸福吗江先生？”

“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而对我来说——你幸福所以我幸福这句话是我人生的座右铭，作为恋人，你可以把这句话送给你最爱的人；作为父母你可以把这句话送给你的子女；作为兄弟……”他突然哽咽，大厅里随之鸦雀无声。

“你幸福所以我幸福，是我和我的兄弟们的誓言，今天这个奖杯，我要送给我生命中最重要两个兄弟，送给兄弟事务所的全体同仁！谢谢！”他激动地讲完，台上台下顿时掌声雷动。

“你还记得两个兄弟？伪君子！说谎言……”敖跃进念念有词，“江家信，你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口是心非的骗子……”

敖廷坚压抑在心底的愤怒让敖跃进掀开了盖子，他啪地摔掉电视遥控器，转身将木桌上的报刊一股脑扒拉在地上。“江家信，你等着遭天谴吧！”他的两手沾满了灰尘，冷冽的脸变得狰狞恐怖。

敖跃进瞥了儿子一眼，一阵剧烈的咳嗽破坏了要说话的欲望。口中喷出的气雾在眼前消散后，他散淡的目光让地上摊开的一张报纸吸引：兄弟，我们在向你招手，你还犹豫什么？广告词下的联系人是江源。整个版面刊载的都是兄弟事务所招聘设计人员的广告。

敖廷坚凑过头来，弯腰捡起地上的报纸，盯着江源两个字，陷入深深的思索。

二

天海市的夜晚畸形得繁华，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把鳞次栉比的高楼装扮成一棵棵剑指苍穹的火树银花，耀眼炫目。繁华的中华路街岸，人影憧憧，灯红酒绿。

东方会夜店像发情的女妖，在暧昧的夜色中搔首弄姿。闪烁不定的灯影夹杂着沉重的低音节奏，放肆地拍打着人们的心扉。舞池的男女被撩拨得热血沸腾，疯狂地摇头晃脑，宣泄着似乎挥霍不完的精力。

弧形卡座里，几个妖艳的女孩正蜂拥着江源灌酒，一堆醉眼惺忪的男女在鼓掌起哄。江源一口气连干了三大杯皇家礼炮，伸手做了一个ok的手势，顿时赢得一片欢呼声。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孩凑过红唇亲吻他的脸颊，被他皱眉让开。他对身边一个左拥右抱的年轻男人抱怨道，“路长青，你小子过生日就把哥们卖了，哥们够仗义吧？”

路长青把手从女孩的腰间抽出来，竖起大拇指，“仗义！我的朋友中就江哥你最仗义，来来，今夜不醉不归。”他举起酒杯醉眼朦胧地唱：“醉呀醉过酒呀不醉不罢休，东边那个美人呀西边黄河流……”唱罢附着江源耳语，“都是良家女子，哥看中哪个，一会带走就是。”他对着众女孩努了一下嘴。

“去去去，我不是牲口，没你这么下作。”江源把他倾斜过来的身子推开。

“下作？得了吧，千万别告诉我这个世界还有真爱，你要为你的真命女神守身如玉。”路长青不屑地笑道。

“滚开！”江源推开路长青凑过来的头，“好话从你口里出来都成了狗屎，别以为结了婚就竖起了红旗，想在外面彩旗飘飘了，告诉你路边的野花不要乱采……”他压低声音道，“夜店这些女孩只认钱……”

路长青不以为然，“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些美女多纯朴啊！”

“色令智昏！还纯朴呢！说喝啤酒胀肚子，变着法子要喝皇家礼炮。”江源冷哼道。

“啧啧！”路长青惊讶地看着他，“我还以为你书生一个，敢情是火眼金睛百毒不侵呀！”

江源脸上浮现出轻蔑，“你以为我傻啊，当年哥在美利坚The.Boom.Boom.Room玩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吸鼻涕呢！”

哇塞！女孩们脸上呈现出夸张的诧异，那位吻过江源的漂亮女孩说，“不会就是位于Standard酒店顶层的The.Bom.Boom.Room吧？那可是全球有名的夜店，给我们讲讲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对，给我们讲讲，帅哥！”众女孩推推搡搡地哀求。

“不就是豪华点！”路长青不无炫耀地说，“一层是派对主场地，二层的正中间放置着一座巨大的三角形浴缸，蒸气弥漫，烟雾缭绕，巴尔·莱法利、佩内洛普·克鲁兹和碧昂斯都是那里的常客。”

众女孩如云里雾里，漂亮女孩又张开红唇，“好香艳啊！带我们去见见世面可好！”

“去Standard？”路长青翻了下让酒精烧红的眼睛，“那可不是在中国，光靠塞两包香烟给保安就能搞定的。知道吗？世界顶级明星不预约也进不去。”

靠在路长青身上的女孩羡慕地说：“你太幸福了！”

路长青看到众女孩惊诧的眼光，自豪地指着江源，“都是听他说的。他可真是个传说，他就是当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闻名遐迩的The king clubs（夜店之王）。”

“张口喝你的酒吧，那是历史了。”江源刚说，手机铃声急促地唱起来，他拿起手机急忙起身离座。“各位对不起啦……”

路长青一把拉住他，“哥，送佛送到西天吧，你走了兄弟多寂寞呀！求求你留下来吧！”他故意装出一副悲苦的表情。

江源天性心软，看路长青可怜巴巴的样子，犹豫着又端起酒杯。他的手机又响了，来电显示是个奇怪的符号：根号1……

他示意不要出声，电话里母亲杨惠催他赶快回家。明天要办大事呢儿子！路长青对身边的美女调侃接电话的江源，我们江大公子是另类吧，手机里用根号1代表老妈，你们有这脑子吗？

“喂，你这根号1和1有什么区别呀？”他问挂了机的江源。

“当然有了。”江源喝得有了七八分醉意，不无得意地炫耀，“亏你还是建筑设计师，有点想象力好吗？根号和厅字很像，就代表家，我妈是家里的一号首长，当然是用根号1代表了……”

美女们听得呆了，那真得有点想象力啊！“这么说，那1另有其人了？”一个美女问。

江源轻蔑地看女孩一眼，“动动脑子吧，根号1代表我妈，说明她只是家庭主妇，不受家庭限制的，在外面自由呼风唤雨的1号首长，当然是我爸了。”

哇噻！众人脸均呈钦佩之状，还真是牛啊。但提到老爸，江源叹了口气，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

三

近些日子来，江家信老觉得心慌意乱，像有不祥之事要发生。白天绘图纸累得腰酸背痛，晚上头一靠上枕头就做噩梦，梦里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弄得他不敢睡觉，夜深了还在后花园看南明河中的汨汨流水。

江家住宅坐落在天海市的母亲河——南明河畔，是他倾囊竞购的一幢西班牙风格的老宅，原国民革命政府首任交通部长江伯铃当年的公馆，原名就叫江公馆，如像就是为他建的。作为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这座绝版的欧式建筑就是他淘到的收藏。他很自豪，就像裁缝穿了一件未必高档，但绝对彰显职业个性的服装。

他溜达着回到客厅，墙上挂钟的指针到了十二点，还是不见儿子的身影，他的脸上露出不悦。杨惠感觉天很凉，拿了一件毛衣给他披上，“休息吧，儿子说他很快就回来……”

“很快有多快？”他冷哼了一声，“是十分钟还是一生？整天信马由缰，都奔三的人了还不晓得轻重，明天可是他的人生大事！”他是急性子，一有情绪说话就像放连珠炮。

杨惠温柔地笑道，“信马由缰可是年轻人的天性，当年在天海子，你

们哥仨不就整天骑在马背上满坪子疯跑，现在是什么年月了？”

他的心像被马蜂蜇了一下，脸色骤然变得苍白，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

天海子和三兄弟扯着江家信心里的痛，杨惠感觉失言了，急忙道歉，“看我，老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真是老糊涂了。”叨念着，走进卧室去打理床铺。

人一旦揣上铭心刻骨的往事，就像刀在玻璃上划过刻痕，抹是抹不掉的，除非将玻璃打碎。这些年随着事业和荣誉的蒸蒸日上，当年从天海子去美国的往事，就像面团一天天在心理膨胀，常让他心里堵得透不过气来。

江家信开始迷迷糊糊地打盹，脑海里又浮现出挥之不去的往事：他和刘星、敖跃进同在天海子农场当知青。恢复高考时，志同道合的三兄弟均填报了十分向往的同济大学建筑系，发榜那天，他们策马扬鞭，纵情欢笑奔驰在一望无际的草坪上。三兄弟囊括了全县高考的前三名。他们自信凭成绩一定能够实现填报志愿的理想。到县城后都傻了眼，招生办的近视眼大叔惋惜地传递了噩耗，因为成分和海外关系背景，他们三人都过不了政审关。瞬间，三兄弟的心境变为了深秋的天空，潮湿而阴冷。

.....

四年后的秋天，当初一道高考的学子们欢天喜地毕业分配时，江家信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别人眼里，他从人间突然到了天堂。多少年过后，他想起从那个所谓天上福音的消息开始，他就背上了十字架，越往后，这个十字架就沉重得让他透不过气，有时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喝得头重脚轻的江源和路长青在几个醉眼惺忪的女孩搀扶下，歪歪倒倒地夜店走出来。路长青口齿含混不清，“哥，哥，今后上刀山下火海兄弟跟跟定你你了……”

江源的意识还清楚，心想小子，仗义就是对我今晚的奖赏啊！喝到这会回去又得挨我老爸的一顿修理了。路长青好像知道他的心思，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房卡递给他，“凯凯宾斯基的，你，你去住。”然后，偏偏倒倒地

拦了一辆出租车。

江源拿着房卡，左右两臂架在两个女孩肩上，踉踉跄跄地向大街对面的凯宾斯基走去。夜灯下，一辆桑塔纳轿车跟在他们身后缓缓行进，副驾驶座上的敖跃进说：“看到了吗？他就是江源，江家信从美国回来的儿子。”开车的敖廷坚哼了一声鼻音，一个花花公子而已。

四

江源醒来时，透过落地窗户的阳光很刺眼，他一骨碌翻身坐在床上，怎么睡了这么久？手忙脚乱地摸到手机，糟糕，自动关机了。他懊恼地拍了下脑门，胡乱套上衣服就往门外跑……

江源手忙脚乱的时候，江家公馆早已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中，一对衣着考究的夫妇联袂向在门边迎宾的江家信夫妇道喜：恭喜恭喜！老江哥几天前才荣获普利兹克奖，今天令郎又订婚，江家真是双喜临门呀！

请！里面请！江家信目送客人进了客厅，向身边的杨惠报怨：“人呢？看戏的都到齐了，唱戏的还没有影子。”

杨惠焦急地左顾右盼，口里安慰着丈夫：“别着急，儿子晓得今天订婚的。”其实她心里比丈夫还着急。

江家信虎着脸，“晓得了昨晚就该回家，都是你惯的，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回来！”

“电话打不通。”杨惠有点怯意地回答。

“打不通？给事务所打，发动所有的人给我去找，狗东西！人家美仪在房间等着呢！”江家信骂骂咧咧地上了楼。

楼上的客房里，有名媛美誉的易美仪正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一袭华丽的长裙衬显了她的高贵典雅。创世纪集团董事长易立晖爱怜地看着镜中的孙女，“美仪，你今天很漂亮。”

易美仪一听嘟着嘴，“我只是今天才漂亮吗？爷爷？！”

易立晖立刻笑道：“啊，爷爷用词不当，是今天更漂亮！”

“这还差不多……爷爷，你觉得江源会喜欢我今天的打扮吗？”她回

过头来看着白发苍苍的爷爷。

易立晖迟疑了一下，“当，当然，别说我孙女美若天仙，就凭才情，有眼光的男人都会动心的……今天，只是婚姻的前奏而已。”

易美仪一脸的傲然，“不！就算订婚也要完美。爷爷，我的婚姻一定要完美。”

易立晖苦笑道：“孩子，世上哪有完美的婚姻，如果有，爷爷一定为你祈祷！”

易美仪又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爷爷，相信美仪一定会幸福的，江源不会再遇到比我更爱他的女人……”

易立晖沧桑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可名状的表情。

江源的路虎开进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是回江公馆的捷径。行人不多，他想加速，感觉右脚凉飕飕的，低头一看，发现少穿了一只袜子。倒霉！他自嘲一声，眼睛四处寻找另一只袜子。突然，充上电的手机急促地响起来，路长青在电话里叽里哇啦抢白，你到底在哪？找你的电话把我手机都打爆了。他没好气地回答：活该！我在回家的路上。

他刚挂断路长青的手机，杨惠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他一怔，硬着头皮赶紧接听，他妈在电话里既惊喜又埋怨：“儿子，你在哪？都等你一个多小时了，你爸急得都快肺喘了。”

“我正往家赶呢，你们别催了。”江源烦躁地要挂手机，杨惠又说，“儿子，一会儿你爸问你昨晚去哪了？你自己记得要说清楚哈！”

江源的心情糟透了，我有我的隐私啊，哪有这样固执的老爸。他憋屈地挂断手机，心烦意乱地想着心事。

实然，一个长发女孩低头走过来，他猛打方向盘踩刹车，晚了，只听哐当一声，倒车镜将女孩撞倒在地上。

太阳爬到了中天，阳光火辣辣地照在人身上，聚集江家花园的宾客们开始坐立不安，有人狐疑地嘀咕：准新娘可是大名鼎鼎的易董事长的名媛孙女，创世纪的储君，莫非临时变了卦？一个男宾客道：我可听说江老板这个

儿子叛逆得很，在美国读书时不止一次同人在夜店里打架……另一男客脸呈同情地：龙生龙凤生凤，他父子虽然都同钻一科，理论却南辕北辙，老江就读哈佛，儿子却偏选择麻省理工，还师承罗伯特。罗伯特啊？他的设计理念和江老板不正相悖吗？

最先发话的男宾客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唉，没听过现代生活的魔咒吗？爱因斯坦的儿子创造不了相对论，马纳多纳的儿子当不了球王……

“几位叔叔杞人忧天了。”走下楼梯的易美仪冷冷地接过话，“再说，子承父业且青出于蓝的例子多了去，科恩伯格从脱氧核糖核酸中分离了酶，1959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 and 医学奖，其子罗杰·科恩伯格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还有瑞典科学家凯·西格巴恩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的父亲曼内·西格巴恩则获得19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说不定江源就是下一个或再下一个普利兹克奖的得主，像我江叔叔一样。”

易美仪的话惊艳全场，众宾客听得惊心动魄，说闲话的几个宾客悻悻然投来钦佩的目光。站在她身边的江家信感慨，儿子江源能娶到这样的媳妇真是福分！这时，他的手机振动了，是江源打来的，“爸，对不起，我在医院里，不能赶回来了。”

江家信一脸的惊讶，易美仪拿过手机焦急地问：“江源，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美仪，我不能和你订婚了，我出车祸了……撞人了。”

易美仪和江家信顿时震惊。

五

医学院附院急救大厅，江源挂断手机，在大厅里烦躁地徘徊，他在焦急地等待伤员的抢救结果。终于，急救室里走出一漂亮的护士，问，谁是撞人的江源？他立即停下脚步，忐忑不安地看着女护士。“伤员已经苏醒，你可以去探视了。”他一阵惊喜，“她要紧吗？”漂亮的女护士看他紧张的样子，笑着安慰他：“没大碍的，只是轻微脑震荡和一点皮外伤，以后可要注

意呀！”他长舒了一口气，跟着女护士走进了抢救室。

江源看清他撞伤的女孩时惊呆了，眼前活脱脱是他十分仰慕的上世纪的日本影星山口百惠，皮肤光洁白皙，眉清目秀的形象渲染着清纯的邻家女孩模样。她不知他是肇事者，露出两颗小虎牙冲他一笑，拿出手机接听电话。瞬间，她的脸色变阴了，可怜楚楚地连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对方挂断了电话，她梨花带泪、神情呆滞，拿在手中的纸笺像片树叶飘落在地上。

江源弯腰拣起纸笺，看到姓名一栏是刘伊然三个字，他把纸笺递给她。

“你是谁？”她赶紧抹掉脸上的泪水。

江源满脸的愧疚，“我……我是不小心开车撞了你的人，我叫江源。”

刘伊然泪水汪汪的眼睛哀怨地看他。

江源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对不起，医生说你没什么事，我有急事能不能先走一步？”

刘伊然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盯着他，愤然道，“你做错事了就想跑？”

江源听她一指责，感觉到自己的要求好像有些过分，他想说女朋友和亲友们在等他举行订婚仪式，不知怎么没有说，只说了一句，“我家里的确有急事。”

刘伊然气愤了，“这里的急事还没处理好呢，你要走可以，你赔我！”

江源看她伸出手，轻蔑地从裤兜里搜出两千块钱递给她。她没有接钱，只是可怜巴巴地说，“你知道吗？你耽误了我的人生大事。”她把那张纸笺递给他，是一张招聘面试的表格。

江源想，这个天使一样的女孩该不会想敲诈他吧？他冷不丁地说，“你妈没有教育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刘伊然一听，陡然恼怒了，“我妈妈对我的教育完美无瑕，不许你用脏水泼我妈妈……”她看清江源清澈明亮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突然觉得他没有说谎。“你家真有急事吗？”她问。

江源真诚地点了点头。

“那你赶快回家吧！”她颓然地挥了一下手。

江源很愕然，“你想通了？”

“你家不是有急事吗？你走吧！”她有点不耐烦了。

江源像受到特赦，松了一口气，赶紧离开了医院。他又有些怅然，感觉自己碰上了一个奇葩。

江源精疲力尽地回到家时，天色已近黄昏，参加订婚仪式的宾客们早已经无趣地散了，江公馆笼罩在狼狈的冷清中。他走进客厅，老远看到父亲坐在沙发上打盹，蹑手蹑脚正要上楼，江家信睁开眼睛，喝道，“站住！”声音很冰冷。

他止住脚步，硬着头皮道：“爸……”

“我还是你爸吗？你就是这样做儿子的吗？”江家信一脸的怒容。

“爸，你别生气，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也想今天能遂你的心愿把婚订了。”

这句话立即招来了江家信一顿臭骂，“什么叫遂我的心愿，婚姻是你的终身大事，订婚时你却无故缺席，对别人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做到，将来还能举案齐眉吗？我警告你，这里是中国，别玩你那张扬的个性。当初让你读哈佛，你偏偏去麻省理工……你咋就要诚心跟我对干呢？”江家信说到后面有些伤感。

又来了！江源无奈地摇头，他想争辩，嘴张开又闭下。我就非得逆来顺受吗？从小就硬性要求，在美国必须坚持说华语，绝不能加入美国国籍……想着，他忍不住嘟囔一句：“我成年了，我想过我要的生活。”

江家信一听嗤之以鼻，“你要的生活就是整夜泡在夜店里醉死梦生。”

江源看了偏执的父亲一眼，哼了一声道，“丘吉尔还经常泡夜店呢，那些惊天阴谋还不都是在阳光的办公室里制造的。”

江家信叹了一口气，他晓得说不过儿子这些80后，“够了，我懒得跟你理论，我只希望你明白，人不是孤立的，不要太自我，你幸福所以我幸福……”

江源表情很痛苦，这句老生常谈让他耳朵早起了茧子。“爸，您觉得这句话空洞吗？您那是一厢情愿，我只是慢一点遂您的心愿，您就跟我急，我都不幸福了您幸福吗？”

江源说得义正词严，气得江家信胸口一阵绞痛，力不从心踉跄了一

下。吓得杨惠赶紧扶住他。“江源，快给你爸道歉！”她担心丈夫的心脏病给气出来了。

江家信气恼地推开杨惠，“我死不了，唉！我江家信怎么就养了这么一个儿子……”

杨惠知道丈夫最在乎那句铭心刻骨的誓言，每次训示，儿子非但不附和，还给予嘲讽。江家信指着又爱又恨的江源，气得说不出话。

江源边往楼上走边感慨：“奇葩啊奇葩，我爸是建筑界的奇葩，难怪会得普利兹克奖，那个耽误我订婚大典人的也是一个奇葩，真是一个奇葩盛开的世界啊！”

江家信夫妇让儿子说得莫名其妙，杨惠奇怪地问江源，“今天谁招惹你了？”江源依在栏杆上挥手，“妈，但愿我晚上不要再做噩梦。晚安！”

江源刚进卧室，路长青又打来电话，“哥，来喝酒吧，老地方。”他回头看了房门一眼，恼怒地回答，“难道人生真这样无聊，非得去夜场消磨时光？”路长青央求道，“哥，求求你来救火吧，我老婆要来验证昨天我到底和谁进的夜店。”他经受不住央求，扶着栏杆看了一眼两个老人关紧的房门，又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家。

六

鲤鱼街是一条有故事的老巷子，据说两亿多年前这里是大海，时不时挖出的鱼化石便是见证。这里居民大都是老天海，小半是近些年进城安居乐业的打工族。巷子尽头一家古色古香的门面挂了“小梅饼屋”的牌匾，饼屋已经打烊，略呈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棂映照在石板街上，屋内传出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的话音。

刘伊然半卧在床上，正在享受母亲庄小梅给她额头上的创伤擦药酒。

“好痒哟妈，啧，还有些痛。”她在撒娇。

端庄慈眉的庄小梅埋怨她：“这么娇气？你呀，青天白日的还掉进阴沟里？”

刘伊然怕母亲担心，善意地撒了谎，她尴尬地笑了笑，转身对着庄小